

引子——梦系魂牵武岭门

1949年4月25日，似乎是浙江东海岸寻常的一天。象山港南北两岸的青山连绵不断，奔腾叫嚣的海浪向东海倾泻着。但是，历史却记录下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镜头：停泊在象山港畔一艘名叫“泰康号”的兵舰上，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在甲板上眺望。他身穿长袍，头戴呢帽，两颊清瘦，双眼深凹，看来有好几个夜晚没有安眠了。他凝望着港湾两岸渐渐远去的隐隐约约的群山，黯然神伤。

1949年4月25日下午，是蒋介石留在故乡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天。当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宁波时，他泣别了母墓，离开了故乡，乘小汽车从溪口经由江口、奉化到下陈，在下陈下车后改乘轿子到达象山港畔团墙村。跟他同行的有他的儿子蒋经国，爱孙爱伦，还有原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他们扶着蒋介石先乘竹筏再由小舢板驳到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泰康号”兵舰上。过了一月，5月25日早上，人民解放军进入宁波城。

“泰康号”兵舰排水量三千吨，这是当时蒋介石所能掌握的最大兵舰了。几个月前，最大的排水七千吨的巡洋舰“重庆号”载着五百官兵北上了；紧接着，林遵又率领第二舰队起义。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想当年，他曾经在兵舰上发迹；可是如今，他却不得不乘着兵舰远离故土……

那是二十六、七年前的往事，当时他三十七岁，当听到消息说孙中山先生被陈炯明包围，避难在“永丰”舰上，便立即从溪口赶到广州长堤外滩。在“永丰”舰的甲板上，他谒见了孙中山先生。一年后孙中山先生坐在藤椅上，他身背武装带，威武地站在中山先生身后。有人摄下了这个镜头。事后，蒋介石命人把照片

广为散发。他得到中山先生的信任。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永丰”舰上的一次际遇，平添了蒋介石飞黄腾达的资本；如今，在“泰康号”兵舰上，伴随着滔滔江水，他的几滴清泪滚落浪花之中。

大江东去，问君能有几多愁？

当他知道和谈破裂，长江天险被突破，便作好了告别故乡、扫墓的打算。魂牵武岭，梦系溪口，今日一别，何日再归故里？回首群山，乡关掩在苍茫暮色中。

从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上“下野”回到溪口的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情景，又在滚滚浪花中浮现出来。

一、蒋介石要回溪口进谱来了

浙江奉化的溪口镇，是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一条清澈见底的剡溪曲曲弯弯，从四明山发源，横穿溪口，进入奉化江，与甬江汇合，奔向东海。四周群山环绕，真是远山青黛近山碧，千丈白练如飞雪。北连四明，南通天台，苍山如海，山深林密。剡溪上游凡九曲，相传是东晋王羲之隐居之处，那里还留有右军祠、石砚、墨池、鹅池等遗迹。雪窦寺、千丈岩、三隐潭等地，唐宋以来的贺知章、王安石、苏轼、曾巩、赵孟頫、李清照和晚清时期的魏源等著名文人学士，都曾游咏于此，留下了不少诗篇。一千五百年以前，这剡溪上游嵊县一带，是当时南方炼钢业的中心，出产精良兵器，在南朝各个政权抵御北方异族入侵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因而驰名。当今，溪口这个地方，由于出了个蒋介石这样的人物，更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注意。除了八年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几乎每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一次，时间大多在清明前后。可是

这次回溪口，却是 1949 年 1 月，正当旧历年关。人们传说着蒋介石要回溪口进家谱来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总统府的军务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参军施觉民、警卫总队长、通讯总队长……一大帮穿黄呢军装、穿中山装的人于 1 月 12 日先行来到了溪口。他们在武岭山临溪南端的小洋房架起了天线，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一切，表明蒋介石确实要回溪口来住一段时间。溪口街上也已有传闻：

“徐蚌会战，国军吃了败仗，形势紧张。”

“听说蒋总统可能要下野。”

“蒋总统说要回溪口啦！”

蒋经国在会见当地土绅时则是说：“这次是奉父命筹备修谱进谱大事来的。”但是，进谱何须架设天线？溪口的老百姓心存疑问。

蒋经国年近四十，中等个子，不胖不瘦，脸盘很象他的生母毛氏，不象父亲浓眉大眼、高颧骨四方脸。他正和俞济时沿剡溪踱着步……

他是 1910 年农历 3 月 18 日在溪口出生的，童年时代就在溪口度过。他在武岭学校读了六年四书五经。后来，蒋介石把他带到上海读书。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年轻的蒋经国因参加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开除。1925 年 10 月，他第一次离开故国家园，从上海乘苏联轮船到海参崴再换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一别故国十多年，直到 1936 年 4 月，蒋经国才带着苏联籍的妻子方良和三岁的儿子爱伦回国。他与爱妻方良跪在生母膝下，生母破涕为笑，扶起洋媳妇，并把长孙爱伦搂在怀里，热泪直流……如今爱伦已长大，可是他的生母却已魂归九泉十多年了。

……那是 1938 年农历十一月初三，蒋经国正在赣南担任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忽然接到奉化县和丰镐房账房发来的急电：“母亡速归。”十一月初四，他乘专车，飞车到溪口，看到生母毛氏遗体浮厝摩诃殿佛堂内，他跪在生母遗体前，痛哭失声，悲痛欲绝。

账房唐瑞福向蒋经国诉说他母亲遭日机轰炸惨死的情形：十一月初二，日本飞机飞到溪口上空，毛太君急匆匆从丰镐房后门逃出，已经过了弄口，大概想到房间门没有上锁，又返身回去锁好房门。当她再走到弄口时，适逢日机投弹，炸中了弄口的围墙，顿时墙倒屋塌。日机去后，不见她老人家回来，大家非常焦急，溪口镇长蒋立祥带人四处寻找，不见踪影。初三下午，县长何扬烈闻讯赶到，见毁坍的墙壁有一处隆起，就命人挖开瓦砾，才发现太君被压在断墙之下……

蒋经国泪如泉涌。他吩咐唐瑞福：

“如果一时找不到好坟地，就葬在摩诃殿旁边吧，这是妈妈生前诵经之处，她老人家喜欢这块地方。”确实，殿堂周围，巨松香樟，郁郁葱葱。于是，在摩诃殿北隅，造了一个圆形坟墓，墓碑上书刻了“显妣毛太君之墓”。他还在亲母遭难处亲笔书写了“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刻石立碑以志不忘。

往事如烟。蒋经国在溪边缓缓地踱步，思绪纷繁。

是啊，人生得意须还乡！在溪口留下最美好的回忆还是抗战胜利后。民国 36 年（1947 年）4 月 2 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南京乘机飞甬（宁波），下午 4 时 10 分飞机在宁波南栎社机场徐徐降落，他和浙江省主席沈鸿烈以及宁波地方官员把父亲接到溪口。溪口武岭门外，武岭学校的师生和百姓数千人列队欢迎，爆竹连天，鼓乐动地，“欢迎蒋主席锦旋故里”的金字红绸横幅随风飘拂。蒋介石夫妇住了 9 天，祭扫祖茔，遨游名胜，遍访亲族，共庆华诞。因为 4 月 3 日是宋美龄的 49 岁生日，在丰镐房内设了寿坛，陈列寿糕。武岭学校学生还演出“群仙上寿”的古装歌舞剧。溪口新老祠堂联合演戏三天三夜，欢迎蒋氏夫妇荣归故里。那些日子，蒋介石每晚必亲点一两出戏，看完才走。真是“举镇若狂，共庆升平”呵！然而不到 3 年，众叛亲离，下野返乡，只剩东南半壁江山了……

“经国兄，俞济时走过来轻声说：‘一切布置就绪，是否飞返

南京复命？”

“通讯人员留下，”蒋经国回答，“警卫工作要加强 我们明天就回南京。”

二、山外青山楼外楼

1949年1月21日傍晚。

杭州西子湖畔的“楼外楼”石阶下，警卫森严，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着。

从市区方向驶来的五辆“雪铁龙”轿车，在“楼外楼”门前戛然而止。

从车上陆续下来的是南京政府的首脑人物。他们是蒋介石、陈诚、汤恩伯、陈仪、蒋经国和俞济时。

蒋介石刚下野。这次他从南京飞抵杭州，要到奉化“归田”去了。

浙江省主席陈仪，免不了要尽地主之谊。他知道这位刚下野的中华民国总统，过去每到杭州，都要吃西湖醋鱼，因此就直接从机场陪他到“楼外楼”的二楼，摆宴洗尘。楼上华灯初放，暖烘烘的炉火和热腾腾的酒菜，使得室内的温度升高了。

一行人鱼贯登楼，蒋介石坐在首位。

“总裁，请尝尝这西湖醋鱼。”陈仪敬劝着。

蒋介石穿着华达呢玄色长袍，脸孔清瘦。他神情恍惚地点点头，缓缓地端起盛着白开水的杯子（蒋介石不喝酒），刚碰到了唇边，又放下来。

“总裁 这鱼很新鲜 请趁热用一点。”

蒋介石点点头。他拿起筷子，在冒着热气的醋鱼上只是点了几点，又把筷子放下了。

老头子食不下咽，满座都感到不安。汤恩伯向陈诚使了个眼色，也把筷子放下了。蒋经国一刻也不离地注视着他父亲那黯然神伤的脸色，一股凄怆之感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要滴下泪来。

一会儿，蒋介石离开座位站了起来，向靠窗处走去，倚窗愣愣地眺望着西湖。俞济时连忙来到蒋介石的身边，也朝窗外望去。此时的西湖，一片萧飒景象，远处的苏堤，笼罩在淡淡的暮霭之中；近处的湖心亭，一群寒鸦在几棵秃树上聒噪，显得很荒凉。

“陈布雷的坟筑在西湖哪里？”蒋介石突如其来地问。

“听说筑在九溪十八涧那边，这里看不到。”俞济时回答。

这时，蒋经国也站了起来，走到蒋介石的身旁，扶着他轻声说：“父亲，陈主席好意，您还是吃一点吧！”

蒋介石在蒋经国的劝说、扶送下，回席坐下。

汤恩伯、陈诚、陈仪也都重新归座。陈诚近乎哀求地说：“请总裁多少用一点才好。”

蒋介石点了点头。他拿起筷子，抖动地向醋鱼伸去，再三地笃着醋鱼，但没有夹起来。最后，还是把筷子放下了。

满座默然，正襟危坐。

还是陈诚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他苦笑着说：“总裁的胃口既然不好，还是早点回去休息为是。”

蒋介石默默地点头。

“俞局长，”蒋经国轻声说，“到笕桥机场航空学校空军俱乐部宿舍去！”

“哦——”陈仪诧异地说，“总裁下榻处‘澄庐’已经准备好了。”

“不用了！”蒋经国回答。他回头对俞济时说：“请去关照一下！”

俞济时轻轻地应诺了一声，下楼安排去了

三、咎由谁取？

第二天，除陈仪外，陈诚、汤恩伯等一行人陪着蒋介石回奉化溪口。他们从笕桥机场起飞。

飞机越过钱塘江。一夜没有安寐的蒋介石，此时却有点昏昏欲睡了。时间才过去几个月，政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那是 1948 年 8 月上旬的一天。

地点：南京国防部大礼堂。

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陈诚、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孙立人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加上国防部、参谋部的一些主要厅长、署长等共 120 余人。

会议实际上开了 7 天。第一天，蒋介石神严词厉地致了开幕词：“我们的军事力量比对手强大十倍，为什么打不过对手呢？……你们这些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骄奢淫逸，溺于酒色，致使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他又气恼上来了，越说越激动，“如今对手的势力日益强大，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无葬身之地！”他作了这番警告之后，就离开了会场。

但他派了一名侍从秘书到会，观察会场动静和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内容。

国防部长何应钦在作军事形势的报告时，毫无隐讳地说：“这几年，我们兵员的死伤、被俘、失踪，总数已超过三百万；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余门，迫击炮一万五千余门，还有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

弹药……”

事情非常明显，何应钦所以这样说，目的是出陈诚的洋相。因为这两年来，军队是由陈诚指挥的，他不负失败的责任。此外，1944年蒋介石和陈诚迫使他交出军政部长职务一事，他至今耿耿于怀。

何应钦的话，象投石湖心，激起层层水波。

有人沮丧地说：“过去在江西时，共产党只那么一点兵力，还解决不了他们，现在他们的力量这么大了，这个仗怎么打下去？”

有的埋怨：“陈辞修（陈诚）不能辞其咎！这个仗是他极力主张打的。他胡吹什么 3 个月、5 个月歼灭对方主力。现在呢，一败涂地，他应负完全责任！”

宋希濂冷冷地说：“我这次由新疆来南京，路过兰州、西安、武汉，见过不少军官，他们都说这仗很难打，部队普遍有厌战情绪。”接着还说，“现在几百万元钞票，抵不上从前的一元钱；物价直线上涨，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如果不稳定物价，人心更加不可收拾。”

会场上一片沉默。

宋希濂沉着脸继续说：“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下级军官饷银，维持不了其家属的最低限度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总统说，政府还有 9 亿元美金，我建议：自本月份起，所有官兵伙食费一律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级薪金也改发现洋，每人每月 5 元到 30 元。”

宋希濂的这个建议，孙立人、黄伯韬等表示赞同。

侍从秘书把一份份报告递到蒋介石的手中。他脸色阴沉，不断地在室内踱来踱去。

他换去便服，穿上军装。军装上佩着两枚勋章，一枚是他自己颁发给他自己的最高勋章，另一枚是杜鲁门赠给他的。他来到会场，步上讲台。

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缓缓地说：

“我们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历尽艰难险阻，但在袍泽们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下，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近两年来，在军事上遭受挫折，乃是不容讳言之事实。然今之最要者，乃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我无敌之决心，激励士气，共挽危局，切勿相互埋怨，相互倾轧。”说到这里，他向坐在一旁的何应钦瞪了一眼，何应钦却若无其事地坐着。蒋介石继续说：“尤其是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之情绪和论调，以免影响士气。对共产党之斗争，除军事外，尚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个方面之斗争。而最重要者，乃哲学之斗争。”

众人愕然。此时此刻，老头子怎么忽然讲起哲学斗争来了？

“就总的力量来说，我们仍比共产党大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打破害怕共军的心理。曾文正公昔曾数度濒于危难，但他坚持到底，终于克敌制胜，削平长毛，转危为安。凡我忠贞之士，务须一心一德，矢勤矢勇，担负起削平大难、挽救国家民族之重责。”

这次军事会议虽甚严肃，但与会者无不有某种悲凉之感。会议结束的时候，蒋介石命令杜聿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一个兵团的司令；派黄维去信阳编组一个兵团，防止共军进犯武汉；又调宋希濂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一个兵团司令职务，防止共军进入川湘。他当面嘱咐杜聿明道：“徐州乃首都之门户，形势险要，我们有重兵驻防，料想共军不致轻举妄动，贸然渡江。望你好自为之。”

蒋介石尽管向这些将领打了一通气，软硬兼施，要他们立即走马上任，但他们仍然偕妻携子，盘桓于上海杭州之间。直到 8 月上旬，宋希濂、黄维等人还流连在西子湖畔。蒋介石闻讯大为恼火。他把这些将领找了来，严厉地责问：“为什么还没有去？明天立刻去！”当这些将领们喏喏连声地走了后，蒋介石还不放心，他

怒气冲冲地对军务局长俞济时说：“你明天就派飞机把他们送走。”

“总裁 栎社机场到了。”

不知是谁在告诉他。蒋介石从迷糊中醒来。

飞机徐徐降落。

四、大洋彼岸的信息

飞机在宁波南郊栎社机场降落后，从溪口武岭学校开来的几辆轿车，已在那里等候。蒋介石等一行人上了车，就沿着鄞奉公路向溪口驰去。

这是他第三次下野了。前两次下野，他都能东山再起，但这一次呢？他感到有点茫然。

事情还得从 1947 年夏天说起。当时，人民解放军已开始反攻，白宫方面特派魏德迈来华“调查”。一个月后，魏德迈离华前夕（8 月 24 日），在黄埔路官邸蒋介石所设的欢送茶会上，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这篇声明含蓄地指责南京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更令人吃惊的，这声明中竟然有这样一句：“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无异于告诉人们：老头子已经不行了。

9 月 8 日，马歇尔主持的美国国务院就魏德迈的访华报告征询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雷登的密电回答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这表明，司徒雷登已向华盛顿当局举荐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了。

蒋介石深知大洋彼岸的那些当权者有意于换马了，他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他抱着一线希望，这希望就是美国大选。

1948年11月，陈立夫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到了纽约。陈立夫到了美国之后，曾说过这样的话：“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之办法……”

可是，事出意外，杜威没有当选，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蒋介石失望了，他不得不在11月9日写信给杜鲁门提出：“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但是就连这么一点微薄的要求，3天之后也被杜鲁门拒绝了。

蒋介石沉不住气了。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一种大祸临头之感落到他的侍从们身上。侍从们无不战战兢兢，生怕发生不测的祸事。

果然11月13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自杀身亡。

他绝望了。

那是一个深夜，蒋介石在自己的房间内踱来踱去。他感到电灯光十分刺眼，揪了一下电铃，侍从闻声进来。

“点蜡烛来。电灯关掉！”

过了一会，两支蜡烛放上台子，室内的光线骤然暗下来。

他坐近台子旁，两眼呆呆地对着飘忽的烛光。

宋美龄悄然入室。

“怎么还不休息？”

“唔！”

“你在想什么？”

宋美龄见他答，就在他的对面坐下：

“不早了，应该休息了！”

蒋介石蓦然一惊。“该休息了？”不！他的思绪还停留在正考虑的问题上。败在共产党手里吗？不，决不能！他霍地站了起来，手边的茶杯被碰翻。

他忽然转向宋美龄，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严肃地说，“你到美国去一趟！”

“美国？”宋美龄好生诧异。

“是的，去向他们陈情！”

“别的人去不行吗？”

“必须由你去亲自去！”

11月24日，宋美龄接通了美国国务院的长途电话，表示她要访美。马歇尔要她以“私人资格”前去。

11月28日，宋美龄飞美。

12月3日，她晤见国务卿马歇尔。10日，又访晤了总统杜鲁门。

宋美龄向对方提出了一套援华计划：一、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二、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制订工作；三、核准对华军援的3年计划，每年10亿美元。

但是，杜鲁门与马歇尔对宋美龄的要求未加理睬。杜鲁门说：“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正在宋美龄访美期间，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了白皮书，责备国民党政府“腐败和无能”，“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

看来，大洋彼岸，非要蒋介石下台不可了。

五、在黄埔路总统官邸

12月4日夜晚，在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召见吴忠信，要他接任吴鼎昌当总统府秘书长。

“总统，我不是秘书长的材料……”，吴忠信为难地说。

蒋介石轻轻地拍着吴的肩膀，微笑说：“观察最近内外形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李宗仁）来维持。你就帮德邻上轿吧！等他上了轿，去留由你自己决定。”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表明：他要下野。

12月20日，司徒雷登的中国顾问傅泾波对行政院长孙科说：“蒋总统之下傅泾波的建议，是否出自他的意见。

司徒雷登回答说：“作为一个美国大使我不能发表正式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而言，我确实衷心赞成和谈运动。”

事情已经很清楚。整个南京官场，从上到下，都在窃窃私议和谈一事。

12月24日，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拿了白崇禧的一封“亥敬”电（“亥”代表12月；“敬”为24日）给蒋介石。蒋接过来一看，内容是：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尚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意会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沥胆，上达钧听，并贡刍蕘。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看完了这份电报，蒋介石冷笑了一声，随手把电报扔在一边。他心中明白，这是“内外夹攻”！

就在这时，张群匆匆进来。

“报告总统程潜发表通电。”

“他怎么说？”

“他——”张群迟疑一下，“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

“哼！”蒋介石压住怒火，“他们两人倒凑在一起了。”沉默片刻，叹了一口气，说，“事情是在那边！”他指了指地图上北美洲方向。

张群和吴忠信默不作声。

蒋介石回头对吴忠信说：“你给我发电，召阎锡山、胡宗南来京。还有，立即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

“是！”吴忠信应了一声，随即向张群使了个眼色，两人都退了出去。

12月30日，阎老西（阎锡山）一到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蒋介石就把程、白的通电和自己准备下野的意思告诉了他，征求他的意见。

阎锡山说：“总统，事尚可为，何必出此下策？”

听了这话，蒋介石很是感动，他握住阎锡山的手说：“还是你有忠心，有眼光；我考虑一下，暂不表示态度。”

这时，张群又进来了，他向阎锡山打过招呼，然后向蒋介石报告：“白崇禧又来电。”

“怎么说，念给我听。”

“是。”张群念道：“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播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苦笑着问阎锡山道：“你看怎么样？”

阎锡山皱起眉头。

张群说：“还有河南张轸，也发来电报，同样主张。”

“哼！”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怒火，“这个狗头军师，要我的好看！好！就看他们的！”

蒋介石怒气冲冲，在房中转来转去，张群、吴忠信、阎锡山

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蒋介石突然停住，对吴忠信说：“把陈方找来，我决定发表元旦文告，由他来办。写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写上：中正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取决于国民之公意。”

六、最后的晚餐

1948年12月31日，除夕之夜。

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蒋介石要在这里举行除夕晚宴。

在辉煌的灯烛下，人们的表情显得十分阴郁。室外，凛冽的寒风吼叫着，更使人们闻而寒栗。

到会的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董冠贤，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陈立夫、谷正纲等40余人，他们轻声交谈着，态度十分严肃。

蒋介石出来了，他的脸色非常阴沉。他招呼大家就座吃饭。全场静寂，惟闻杯盘盏碟之声。饭后，蒋介石以低沉的声调开了言：

“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先生读一遍，征求大家的意见。”

这篇出自陈布雷自杀后任总统府政务局长陈方手笔的文告由张群念着，全场鸦雀无声。

李宗仁坐在蒋介石右手。蒋侧过脸问李对这篇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开始答道：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在席间哭出声来，那是谷正纲。他边哭边嚷：“总统不能下野呀！总统不能走！”

蒋介石心中一动，但仍板着脸。

“我反对发表这个文告 因为这将对士气民心发生不良影响。”这是谷正鼎的话。

大厅在骚动，人们在窃窃私语。萧同兹与范予遂在说悄悄话：“下野谋和 倒也‘以孚众望’呀！”

“现在非常时期，总统无论如何不能下野……”张道藩尖着喉咙在喊。

蒋介石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火辣辣地说：“我并不要离开！是有人要我离开！我的下野，不是由于共产党，而是由于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全场鸦雀无声。有人愤懑，有人惶惑，也有人嘴角挂着冷笑。

蒋介石又侧过脸对李宗仁：“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我走之前，必须有所交代，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说到这里，他“嗯”了一声，“告诉健生，不要再发通电什么了，以免动摇人心！”

李宗仁微微一笑，说道：“总统英断，我无有不从之理，一切还望赐教。”

“我的下野文告和你的就职文告，你再仔细过目一下。”蒋介石递过去两个文件。

一个是蒋的元旦文告，也是一个“求和声明”，文告中提出在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下和中共重开和平谈判，并表示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他的“个人进退”可以“惟国民公意是从。”至于他的“总统”职位，文告中没有“辞职”的意思，甚至连“引退”都没有明说，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 21 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李宗仁一看文告中只宣布由他代蒋介石行使总统职权，而不是接替他的总统职位，心中已不高兴，但是不敢说。再看早已拟

定的他的就职文告中，也是写的由他“代行总统职权”还继续称呼蒋介石为“总统”，便鼓起勇气问道：

“总统，你不是说要我继承总统吗……”

“嗯，由你代行我的职权，嗯。”蒋介石脸色阴沉：“你出面求和，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蒋介石盯着李宗仁，双目闪闪发光，“你谈谈看，我做你的后盾，嗯！”

“总统，我认为你的文告中引用的宪法第四十九条也不完全，你引用的只是下半段……”李宗仁忍耐不住了，“你对我说过，五年内不干预政事……”

“唉，德邻，你也看到了，党内意见很多，我恐怕写了由你继承总统，更通不过，你更不易接手。”蒋介石表面上答应：“这样吧，你的就职文告的文字我再叫人斟酌改一下。”

可是，李宗仁的就职文告发表后，仍照原样，一字未动。

1949年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后，各方反应冷淡。

这几天，蒋介石可是度日如年。他倒不在乎各方的反应，他所重视和等待的是中共方面的反应。1月5日他在官邸召见吴忠信，对吴说：“你给我发电报给白崇禧。”接着他口述：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如何方可化干戈为玉帛，想兄熟虑深筹，必已有所策划，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鉴。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良如，则幸矣！”

刚刚念完，张群进来报告：“中共有反应了！”

“怎么讲？”蒋介石急切地问。

“请总统过目。”张群呈上电稿。

蒋介石接过一看，见是新华社的评论，标题是：《评战犯求和》。他气得扑的一声坐在沙发上。